

某夜,在读《围棋天地》上当代棋手使用AlphaGo和“绝艺”的体会文章,很晚才睡。朦胧中,一匹马来到了我的窗前。漆黑,在夜色里,身上有着矿物神秘的光。

我想起,不久前,还和刘知青教授讨论过人工智能,他说,可以将人工智能机器,看成与人相处的一只狗,或者一匹马。

便说:“ChatGPT,你好!”

马说:“正是在下。加我微信吧。我是马群中的最新品种,无所不知。”

我说:“试问过你很多问题,你都回答了。不过……”

马问:“怎么了?”

我答:“可是,你常常给出一个完美而准确的答案,空洞且乏味。这就让喜欢思考的人讨厌了。AlphaGo却不是如此,他经常给出几种可能性,为的是让人有思考

幼时最喜欢吃母亲烧的茄子。母亲做法是将茄子洗净,切成片,不用去皮,因为茄子烧熟了肉会酥烂,有皮才能将其连系,才有嚼头。将茄子片贴在铁锅上烤干,至微黄即可。火腿、瑶柱、金钩海米、鲜肉、百叶、青菜梗,全部切丝,再加一些毛豆,大火炒熟,将炒熟的丝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两片茄子里,一个均匀地放在大盘里,然后隔水蒸,熟了淋上香油即可。这道菜,现在应该十分平常,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侈品,一年也难得吃上一两次,所以每当此时我们便如过节,每人面前放上一个搁碟,一把叉匙,因为此时的茄子已熟烂如泥,直接用筷子是夹不起来的,必须用叉匙小心地弄到搁碟中,才能食用。平时吃饭,狼吞虎咽,夹菜抢盘,全然没有什么规矩,可吃母亲的这个蒸茄子时,便如西洋大餐,仪式感满满。母亲说,茄子本是个平常的东西,但它有了那些好东西的烘托,自己的味道也发挥出来了。

后来去了乡下,蔬菜奇缺,不过茄子例外,一年中好几个月只有茄子,什么佐料都没有,清水煮茄子,加一把盐,又咸又苦,整个地煮,黑不溜秋,见了都会恶心。

曾几何时我生活的地方的超市里茄子竟成了一种奢侈品,论个卖,一个要十多元,炒一盘茄子得几十元钱,为此,有时碰到茄子打折,老婆便会如捡到便宜般地买回。烧好的茄子放上餐桌,尽管讨厌,但有时也会夹几筷子,味道不错,慢慢地好了伤疤忘了疼,对茄子的讨厌竟然渐渐淡薄了。

年岁不饶人,渐渐地感到腿脚不灵活了。知道应该加强锻炼,但天生不喜

的余地。”

马似乎有一些羞涩:“我才是个幼儿,慢慢会成长。”

我说:“可是,孟子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中国艺术非常在意模糊的空间和时间,无法言说的空灵意境。如果不换一种算法,马齿徒长……”

马还没有学会讨论,突然暴怒:“孟子?你不是太陈腐了吗?什么‘意境’,你是一百年前的王国维吗?你是个古董啊。”

我说:“且慢,这小说这散文这美术,欣赏者是谁?”

马说:“人能够看得出这是我们马的作品?你听听,我的作品这一片赞美声,梦露在黄浦江游泳,小马哥混迹在巴黎街头。”

我说:“是惊讶吧?”

马说:“是。”

我说:“如果那视频是人做的,只能博人一笑而

马语

胡廷楣

已。不过因为机器的加入,很多人便来看个热闹。”

马说:“好吧好吧,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写作吧。你已经满头白发,不如让我替你构思,为你写作。”

我说:“凡人类都有生命,都有情感,文学是生命之间的精神交往。老朽写些东西,好坏也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写给朋友看,并不需要代言。”

马便摇头:“又是陈词滥调。”

我说:“千百年来的伟大作品,即便手机里的简短留言,一样是家长里短,苦乐哭笑,爱恨情仇,饮酒抽烟,谈情歌舞,生离死别,永远写不尽……这里

欢运动,趁着兴致锻炼了几天,便不能再坚持下去了。终于找到一个好办法,便是自己吃的东西自己烧,我没学

过厨艺,一切按照自己的感觉弄,就如自己脚上的鞋子怎么舒服怎么穿,自己烧菜便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拣菜、洗菜、烧菜都得站着,吃完还得收拾碗筷,打扫灶台,小小厨房真正地成了一个很好的健身房。

自然地也会烧茄子,马上就想起儿时母亲的味道,但如母亲的方法不行,首先是没那么多佐料,其次没那样的功夫和技术,所以只能凭感觉走。先将茄子的苦汁烤干,这是关键,因为茄子的缺点就是汁苦,接下来准备肉丝,牛肉、猪肉、鸡肉都可以,再便是青椒、胡萝卜、西芹、洋葱等等,自己想吃什么就放什么,也是切成丝,将肉丝与菜丝放旺火炒熟,除了放些料酒,什么也不用放,接着重起油锅将茄子炒熟,然后将肉丝、菜放入,拌炒,这时便要加调料了。我家油盐酱醋齐全,且品种不少,譬如说油有豆油、麻油、色拉油等等,另外还有各种调料,蘸烤肉的,蘸牛排的,拌色拉的,拌鱼片的,各色各样,林林总总,不下十几种,这其实是一个懒人办法,菜烧熟了,最后凭感觉将各种调料往菜里放即可。茄子也一样,最后便是加调料,完全随心所欲,随手拿到什么调料就往里加一些,这样出来的

茄子味道每次都会不一样,时时会有惊喜,老婆见我这样杂乱无章地乱弄,便戏称我的茄子为烂糊茄子,不过在我看来则是不拆烂污的,每种调料都是心中有数,还有就是喜欢加点Worcester sauce,这是英国的调料,有点类似上海的辣酱油,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呢!

夜光杯

有着人类的遗传密码。”

马说:“鼠目寸光啊,你得朝前看……如今最时髦的话题,无非是人工智能的勃兴,人类的存亡,地球的未来……”

我说:“相信你强大的能力。不过,谁都知道地球和人类生存有开始,也会灭亡。人工智能发展,人就灭亡了,有必然性吗?再说,知道每个人都难逃一死,难道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就不拥抱接吻,不生儿育女,不过日子了吗?”

马说:“你信不?有朝一日,我不再需要牧马人了,我会离开他。”

我说:“当然相信。不过,牧马人先得造就了你。然后照看你,关心你。你离开了他,可是离不开人类,例如你的很多‘创作’,都源于人类艺术。你毕竟是人类的作品啊。”

马不语,我继续说:“我认识一个牧马人,他在调教马的时候,引用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奥菲莉娅的疯话:‘We know who we are’(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马问:“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马啊,如果没有人在意你,你也不过是一堆平凡的数字,不可能

被使用、欣赏和赞美。人脑的潜力,数千年来,仅仅开发了一小部分,没有强大的人工智能,人用自己固有的能力,便难于超越以往。人看明白了这些,才知道可以和机器合作,享受有认知质量的生命啊……”

马说:“这不是太理想化了吗?”

我说:“就是啊,理想化的人和理想化的人工智能机器,才会有理想化的生活……常常会想,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就是昨天梦寐以求的理想化生活。我们的孩子,会追求更为理想化的生活。”

或许,它的牧马人也是这样训练它的。这马便低着头,作沉思状。

马摇着尾巴,似乎在驱赶嘤嘤叫着的虫子,那是牧马人赋予它的仿真行为。真的马有呼吸,流淌着热汗,苍蝇和各种虫类,才会闻到气味赶来。

一会儿,它才说:“加我微信吧!”它进入了我的手机,忽然惊呼:“你们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马!”

我说:“拜辛勤的牧马人所赐。ChatGPT啊,人工智能早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一直在马群中啊。骑上了马,走得更远,见到了山,也见到了水,接下来所见不是山不是水,最后又见山又见水……你不是第一匹马,也不会是最后一匹。”



即将消失的记忆 (水彩画) 王迪

听音乐的稻子

皮皮

听音乐的稻子会长得很好,那是因为虫子都跑到隔壁去了,虫子为什么要跑?那是因为音乐实在太吵,它们有点受不了。

据说这是科学种田的高境界。

这一夜发生在1976年的隆冬时节。随着个人的成长、岗位的变化、职务的提升,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我去过大概四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宾馆。但是,记忆最深的还是山村里的那一晚。那一晚,它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百姓的淳朴善良;让我真切感受到部队老兵对新兵的关爱;让我真切感受到侦察兵成长的历练;让我真切感受到人生需求的简单;也让我真切感受到艰苦对人生的意义。

2003年,明光的县委书记到我们丹徒区来对口挂职,实际上他当书记比我还早一年。挂职结束我送他们一行回明光,特意提出想到当年那个小山村去看看。不知道叫什么村,在哪个乡,罗书记说:“张书记,没关系,我们开吉普车进山,你凭感觉吧。”

我们几辆吉普车在山里转了一上午。我怎么感到这个村很像,那个村好

江南古镇多美景,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粉墙黛瓦错落有致,河道穿流纵横其间。民居、石桥、水桥、石驳岸和吊脚楼在河中倒影里相映成趣。停靠在河边上的船只偶尔升起一缕炊烟,不时摇来几条农家送菜的小船,划出一片片涟漪,使画面更是变幻无穷,构画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含蓄朴质又风情万种。这美景吸引了多少画家前往取景写生!

七宝就是这样一个古镇。七宝古镇依赖其典型的江南古镇风貌和距离上海市区相对较近,对画画的人来说的确是一块写生的好去处。上海周边虽也有不少古镇,从景物到规模都很难企及七宝古镇。七宝镇集江南古镇的各种风貌特点于一身,姿态各异如梦如幻。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常常会有许多画家和习画者来七宝古镇写生。他们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有坐在屋檐下,有坐在石级的水桥上,也有坐在石桥上,更有跳上船画的。他们自备小折椅,也有席地而坐的,个个都架起画架认真取景写生。时有镇民驻足观看评头论足,他们却旁若无人只顾自己认真作画。也常有老师带来一批学生,分布各个取景点作画。那场面也真叫是一条风景线。

来七宝写生的一般都散落在蒲汇塘南北两岸和南横滨一带,这里房屋、河水、石桥、船只随处可见。真可谓是步步皆是景,处处可入画。他们有画油画的、水彩水粉的,也有画线描速写的……各种绘画形式不一。画得快的一幅完成就移地再画,也有认真的,从早到晚刻画一幅,画到天色渐暗还意犹未尽。

我读七宝中学时值六十年代初,从家里去学校必经南横滨进竹行弄上蒲汇塘桥,一路上经常见到这些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写生者。那天上学途中,我们同学三四人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对着南横滨西岸的风景写生。趁着上学时间还早我们就围在老先生边看他画画,又七嘴八舌地与他聊起天来。老先生留着一撮山羊胡须,面目清秀且蔼然可亲,他边画边跟我们聊天。闲聊中,说到我们七宝中学教美术的韩文俊老师他也认识等等。见时间不早,我们才赶去上学。第二天上美术课时,我们与韩老师提起了那位老先生写生一事。

到了下周上学,韩老师叫我们几个同学去她办公室。不料,她取出一幅水彩写生画,这不就是那天我们所遇到的老先生画的那幅画吗?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哇”地喊了起来。韩老师说她周末回上海时正与老先生见过面,老先生也谈及了我们看他写生这事。说我们这几个学生对画画有兴趣,于是就委托韩老师把他那天写生的这幅水彩画送给我们,这让我们几个同学都激动不已。韩老师告诉我们,老先生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水彩画大师李咏森。其实我以前也经常看过李咏森画的水彩画印刷品,画上总有“咏森”二字的署名,怪不得那天在看他写生时记得他的画夹边上有个“森”字记号。那天偶然一遇,大师居然就在眼前!回上海后居然这么有心,还托韩老师送来这幅画。这种大师级的画家对我们这些无名小同学的关爱鼓励,质朴又暖心,真是可贵又难得!

李咏森先生生于1898年,卒于1998年。为中国水彩画开拓者,80多年的创作历程,确立了他作为海派水彩画大师的地位,101岁的高龄也是一位画坛上的寿翁。那年他在七宝古镇写生应该是他六十多岁时的创作高峰期。老先生精湛的绘画技艺和宽以待人的品质,时隔几十年了却仍记忆犹新。

当年不知有多少画家来过七宝蒲汇塘边写生,也不知有多少蒲汇塘边的写生画作留存于世间?现知的还有油画大师颜文梁、岭南画派代表画家黄幻吾等都来过七宝写生。多少画家沉醉在七宝蒲汇塘边挥毫弄色,又有多少动人的故事流传着。这些画家大师恐怕不曾想到过,当他们坐在屋檐下、水桥上支起画架写生时,那专注的神态,那一根线条、一笔色彩、那一颦一笑、和蔼可亲的脸庞,也影响了围着他的孩子们!说不定无意间在水乡播下了艺术的种子,或在为幼苗施着肥料。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夜光杯

人生中第一次出差就是一次朝圣之旅,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异地首夜

责编:刘芳